

##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

分類 體育評論 來源 民生報 日期 780319 版面 四版

## 從強國夢到兵敗漢城

(四之一)

● 趙瑜 ●

## 答「體育博覽」記者問

「體育博覽」記者左達文(以下簡稱「記者」)：「趙瑜同志，您創作的長篇報告文學《強國夢》，發表以後引起很大的轟動，那麼在這次24屆奧運會之後，由於中國隊在漢城的表現，很多人又重新認識了《強國夢》，引起了更大的反響，你能否談談這方面的情況。」

## 「強國夢」受到長時間回響

趙瑜(以下簡稱「趙」)：「《強國夢》寫於88年秋天，發表在《當代》雜誌1988年第二期；稍後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，發行量比較大；全國有《新華文摘》等30多家報刊分別進行轉載、連載、縮寫及介紹。《強國夢》反響之所以較大且持續時間較長，一半是由於奧運會的緣故。一般報告文學引起的轟動的持續性不會太長，但因為奧運會，《強國夢》的反響持續下來，一直到現在。這之間我也曾接到大量讀者來信，認為我對於體育觀念提出了與以往不同的觀點，這也可能會使一部分體育官員不快。當然，作為這種類型的報告文學不可能不引起爭議及意見。」

記者：「第24屆奧運會中，中國體育代表團的失利，在很大程度上驗證了你書中的預言，你有何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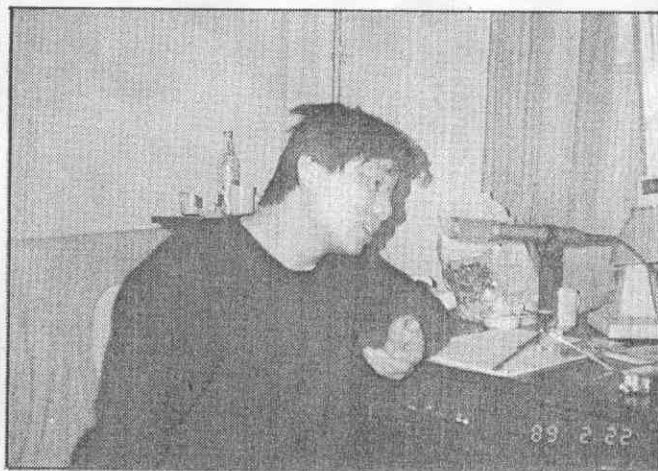
心情？」

趙：「這個問題我曾在幾個地方回答過。奧運會之後，有幾處舉辦了《強國夢》文學報告會，有幾家電視台也針對我書中涉及的與奧運有關的文字提問過。我認為，如果我們承認報告文學是以真實性為基礎的話，《強國夢》基本遵循了這條原則——按照生活本身的真實去進行創作；而奧運會同樣反映了目前我國體育的一種真實，這兩個真實碰到一起之後即產生了一種被我所言中的情況。其實我沒有什麼先見之明，而是這兩個真實自然的碰撞的結果。假若我們作家在進行報告文學的寫作過程中是依生活真實為基礎的，其作品也會出現很多方面的驗證。因為我們寫東西，必須改變過去文藝的虛假、新聞的虛假，這是個老毛病。當然，近幾年已經改掉了不少。」

## 體育是服務？還是興奮劑？

記者：「你是如何想起要寫《強國夢》的？為何選擇了體育問題？最初的創作動機是什麼？」

趙：「我個人對體育不生疏，我也曾同許多年輕人一樣為中國女排等的獲勝而激動不已，但有一件事觸發了我。我居住在山西省長治市，住處對面便



▲趙瑜接受訪問者，對體育的期待。  
(趙瑜提供)

是十分有名的太行白求恩和平醫院，醫院有幾個非常愛好體育的年輕醫務工作者，他們經常到我那兒聊。有一回，當中國女排勝利之後，我走進醫院去同他們聊天，我看到的是走廊、診室裡的病人，這些病人反映了我們的醫院和社會的一種普遍狀況，就是我們國民的體質非常弱。當時我們在談論著中國女排的勝利，而門外則是絡繹不絕的就醫者，這種情景深深觸發了我。我有意識地思考起這樣一個問題，我國的體育到底是為什麼服務的？是為人服務呢，還是把體育當成是一種精神上的興奮劑？從這件事又引發我聯想到我國青少年的瘦弱的豆芽型身體現狀，及中年知識分子早衰死亡所引發的痛切。

一九八七年，國家教委、國家體委、衛生部、國家科委、財政部、國家民委曾搞過一千中國學生體質的聯合調查，調查結果是我國青少年身體發育狀況、運動素質比之日本的同齡孩子們要相差很多。這種調查幾年要搞一次，而一九八七年的調查結果比一九七九年的調查情況還要差，這不能不說是觸目驚心的。中國的體育人口有多少，就算有三億吧，但我國每年去醫院就醫的人次是廿五億。三億與廿五億的懸殊比例，使我感到我國的體育不應往往是著眼於幾塊金牌，而事實卻是體育的真正職能被幾塊金牌所掩蓋。可以這麼說，在這些金牌的背後，是全國人民喪失了自己的健康，喪失了體育的權益。由此，我在探索我們國家的體育是否進入了一個誤區時，產生了創作《強國夢》的念頭。」